

红色档案

海南省档案馆特约

开国中将卢胜： 能征善战重情义

文海南日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张玲

加军事斗争。卢胜的戎马生涯由此展开。

战场英姿铸功勋

卢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闽粤边红军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闽南乌山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当年为表示挺进乌山的必胜信心，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卢家扬”改为“卢胜”。

1938年2月，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闽西红九团一部为二营，卢胜任第四团团团长。抗日战争期间，卢胜历任二支队四团团长、政委，苏皖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三纵队政治部主任，一师三旅政治部主任，苏中四分区司令员，政委兼地委书记等职。参加开辟天长、六合、仪征、扬中及开辟南通、如东、启东、海门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黄桥决战，驰援郭村、半塔集等战斗。

“我想发生在抗日战争前期的漳浦事件很能够体现父亲这一生坚定的革命理想。”卢晓愉说。

1937年7月16日上午，闽南红三团近千名指战员按照同国民党驻军一五七师签订的“六·二六”协议要求，为合作抗日，由团长何鸣率领，在漳浦县体育场集中点名、整训。队伍被图谋已久的一五七师包围缴械，酿成“漳浦事件”。卢胜在《重建闽南红三团》一文中回忆，一方面是国民党粗暴地违反双方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协定，另一方面，当时闽南特委代理书记兼红三团团长何鸣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高估了一五七师的抗日情绪，完全丧失了革命警惕。他认为抗战开始了，我军在山区里打游击影响不大，“想到城市去大干一番事业”。而时任红三团副团长卢胜与漳浦县委书记朱曼平、工委书记彭德清等同志和绝大多数同志一样，反对部队下山进城。但何却一意孤行。

“漳浦事件”后，卢胜秘密找团参谋长王胜以及陈容、林少克等多位同志商议，决定潜出漳浦县城，到就近游击区找地方党组织，重建革命武装。就在“漳浦事件”的当天晚上，卢胜与参谋长王胜率领一批干部骨干冲破敌人控制，胜利突围。在漳浦县多地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很快



战争年代的卢胜将军。

又集中100多人。“遵照党的指示，我们又重新组建了队伍，仍称红三团，组织上命我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卢胜在《重建闽南红三团》中写到。

在解放战争时期，卢胜历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师长，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政委。参加了苏中、涟水、鲁南、孟良崮、枣庄、豫东、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以及解放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中的战斗。在此期间，卢胜时而军事，时而政工。

1952年7月，第二十三军接受入朝作战任务，在上海嘉定地区按志愿军编制序列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钟国楚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在朝鲜进行了7个月艰苦的防御作战，共作战109次。这其中尤以“丁字山”阻击战及石岬洞北山反击战最为精彩。

丁字山战略位置重要，1952年冬，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决定向我军二十三军二零一团一连驻守的205高地即丁字山发动一次陆空联合进攻。我军顽强抵抗击退了敌人多次集团冲锋。根据新华社1953年2月1日消息，“美方通讯社承认侵略美军发动的这个所谓‘三个多月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再一次遭到惨败，并也在美国国会引起激烈的反映。”在挫败敌人多次进攻的基础上，卢胜在军党委会上提出了“积极歼敌，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前沿”的方针，1953年3月，为配合友邻第四十六军反击上浦防守之敌，二十三军以六十七师反击石岬洞北山，近距离给美军重击，与美军反复争夺6天5夜，杀伤3500余人，巩固了该阵地。

重情重义 闯荡多年乡音浓

战场上的磨砺造就了卢胜爽快与真诚的性格。曾因担任卢胜秘书而与他共事多年的张造勋在其回忆卢胜的文章中写到，卢将军对待上门拜访的人总是“请他到家里来”，对待过去不认识的人总是“这次就熟悉了”。卢晓愉告诉记者，父亲在退休后最爱与朋友小聚，喜欢招待来自各地的友人。卢胜在1932年离开海南后，因为公务繁忙，偶尔有机会回琼探亲。“但只要是家乡人来了福州，父亲一定都是热情接待，听他们讲海南的发展和新变化。”

曾在福建省军区任宣传干事的钟斌在其回忆卢胜的文章里记录，1958年，为响应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决定，时任福建省军区政委的卢胜中将率领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于重远及作者在内的4位干部同去闽南东山岛驻军当兵。在此期间，卢胜一面对战士们严格要求，另一方面也成为年轻战士们的知心朋友。据钟斌回忆，卢胜爱兵如子，一天晚上钟斌站岗回来，发现屋里有人走动，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卢胜在为熟睡的战士们掖被角、盖衣服。有的战士衣服破了，他还利用午休时间，用自己随身带来的针线进行缝补。卢胜总讲：“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们离开家乡来到革命大家庭，互相帮助是应该做的事嘛！”

卢胜离开海南时仅22岁，在他87岁于福州病逝前，虽已是离家一甲子，但他却依旧操着浓重的海南口音。“我父亲一辈子都操着浓厚的海南口音，这里是他的故乡，牵动着他的心。”卢晓愉说。

除了一口乡音，卢胜还有一个习惯也极富“海南特色”。“父亲特别喜欢喝咖啡，每天都要喝。”呷一口咖啡，品的是一段曾经的沙场经历，念的是一份忘不了的故乡情怀。

“直到他后来病重时，他还依然喜欢听我给他讲海南的事情。故乡一直让他牵挂于心。他对家乡念念不忘，临终前都是对这里的眷恋。父亲的遗愿就是再踏上故土，现在他人回不来，我们送他的勋章回归故里吧！”卢晓愉动情地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省档案馆提供）

卢胜将军的五枚勋章。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摄



一九五五年卢胜将军戎装照。



杨全明（新加坡早期共产党员）介绍，在厦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也正是在这一年底，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根据卢胜的要求，将其调往活动在闽南（南）靖、（平）和、（漳）浦地区的闽南红三团参

6月8日，代表着卢胜将军一生荣誉的5枚勋章，在亲人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他的故乡海南，完成了他最后的愿望。

卢胜将军的这5枚勋章分别是1955年被授予的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

这5枚勋章虽已在岁月之中褪去了昔日的光彩，但卢胜戎马一生的功勋荣誉始终生辉，5枚勋章沉甸甸的分量，见证的是勇敢、是伤痛、是始终坚持的革命理想，是一生奉献祖国的人生信条。它们所记录的是卢胜戎马一生的那份英勇与执着。

少年从戎 沙场闯荡不畏艰险

1911年，卢胜出生在广东乐会县（今海南琼海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个海员，母亲在家务农。卢胜5岁丧父，8岁丧母，是祖母把他拉扯大。祖母病逝后，无依无靠的少年卢胜在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工农讨逆团，担任共产党地下交通员。

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反共清党、镇压革命群众，琼崖区委决定农军分散隐蔽，卢胜在群众的掩护下从海南乘船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生活的卢胜一边做工，一边读夜校，在这里了解革命思潮。同时，他还参加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卢胜在新加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春节前，卢胜在一艘外国轮船上当海员，并且开始参加海员工会活动。在此期间，他因帮助被无故解雇的工友而与工头发生冲突，被指为共产党煽动闹事，随后被英殖民当局以“共产党闹事”罪名关押3个月。这3个月里，卢胜遭遇酷刑折磨，却始终不吐露一个字。英殖民者对他施以“冰刑”，常常用大冰块压住他的四肢并且每3.4个小时就加一次冰块，这样的折磨给卢胜留下了终身无法治愈的支气管炎。后来，英殖民当局因“查无实据”，便以“危害治安”罪名将卢胜驱逐回国。卢胜妻子姜斑华回忆，此后每到冬天，卢胜常咳到夜不能寐，几十年来床边都会放着一杯热水。

回到海南的卢胜遇上了琼崖革命的低潮，带着心中的革命理想与那一股子韧劲儿和拼劲儿，卢胜决定按照南洋党组织早先提供的线索，去厦门闯闯！战争年代，颠簸辗转，这一别也让这个“海南仔”彻底离开了家乡。

在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卢胜被安排在“咖啡馆厨师”这样的职业掩护下做地下交通站的工作，1932年10月，卢胜经